



保閒堂集卷第二十五

虞山趙士春景之著

男延先孫男延珪校

疏說贊箴銘

三峯建普同塔院募緣疏

虞之比麓有三峯伽藍始唱宗風遠師臨濟精廬講  
舍蔚然寶坊而塔院闕焉無以爲大衆藏骨之所今  
秋擬募緣成之余不敏請施之以言嗟乎死生之際  
難言哉夫人之愛其身也甚矣生緣結則我相開我  
相存則執情起我之自我幢比山高物之相物事猶



伊園堂集 卷二十一  
塵鷺今古趨一丘之貊愚智盡百年之中於是飭以  
厚終嚴以大事黃腸銀鏤寓馬象人拱木歛其精竄  
蔓草縈其朽骼古之聖人泊夫後之仁人孝子豈云  
之死而生有仁無智者乎良以有所甚愛必有所甚  
悲故也有所甚愛而生卒不可不死有所甚悲而死  
卒不可復生爰有臨尸桑扈長嘯反真羸葬王孫貽  
書散髮幻同蕉鹿視等醢雞彼豈真能一死生齊哀  
樂哉是猶破涕爲歌悲極成憤者也大雄氏出以爲  
身盡報緣神綿曠劫大矣哉往來生死如游園觀入

解脫門說真實諦愍衆生之電拂指菩薩之空游然  
後巖頭林下赤髭白足之侶攝心晏坐廻照恒沙積  
齒如山流血如海眷屬遍於四生栖遑經於六道頭  
出頭沒倏忽千場捨生趨生顛倒五陰寧獨毗婆衣  
鉢發誓猶存靈鷲法華儼然未散者乎繇斯以觀如  
油入麵生何足喜如瓶瀉水死何足悲當夫權跡有  
歸光雲不滅林木變白野燒飛紅棄燼闍維餒身蟲  
蠹可矣塔院鼎新義復何居曰是蓋有教存焉凡人  
之情耽悅近於因循怖畏成乎剛決入招提而廻向

足及乎市門則擾亂填胸矣聞鐘鼓而翹勤日營乎  
轉睫則煩惱盈臆矣曷若使塔成室內院湧峯巔啓  
洞戶而揖青山循長廊而禮白骨咄哉月輪旣隱圓  
相何歸粥飯千僧一坏塵土海潮衆士四壁冷風燈  
長明兮熒熒花欲散今寂寂在彼之揚眉瞬目等諸  
泡影無常在我之帶水粘泥堪痛死屍作計當斯悔  
悟不假鉗鎚必有徘徊心死憤恨淚流結香火之深  
盟發人天之重願者矣至於一靈皮袋皮袋一靈首  
座香中證知白練亡僧腦後透現神光辨愚癡齋爇  
然說法頌髑髏句不異拈花覲面相呈唯斯了義然  
則徵斯義也譬猛火聚乾竭愛河譬金剛杵椎碎世  
網沉淪滿眼則思曳足慈航是腐當前則念歸心實  
相夫塔院之設仁近掩埋義弘化導其又烏可緩乎  
嗚呼聚所甚悲奪所甚愛識蘊非有誰爲我有頭目  
可捨孰不可捨雖有長輿之癖把臂入林况聞長者  
之風布金滿地庶資樂施快覩厥成云爾

心說

宋潛溪作胡長孺傳曰長孺旣聞伊洛正學默存靜

觀超然自得晚年深慕陸子靜爲人宇宙卽吾心之言諄諄爲學者誦之又作王剛叔傳曰因觀周子太極圖說嘆曰此升聖域之階梯也人心與上堪下與同大局於一藝可乎夫兩君所得何相似也余因取兩家語錄觀之太極圖說首言無極而太極以至生陰生陽兩儀立五氣順布萬物生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後儒山陽度氏曰上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至陰陽交會五行各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五行相生復會於

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其下一圈乾男坤女者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一圈萬物化生者萬物一太極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可求聲臭可議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中節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謝氏方叔曰道之太原出於天而其於人心大無外小無內混然一太極也惟聖人會太極動靜之全故曰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象山先生初讀書至宇宙二字忽有省空生

中如海日四方上下日宇古往今來日宙宇宙便是

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後四海之東西南

北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其門人楊簡收之

日某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頰以答某忽省此

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不通

是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所可得而言者日

月之明先生之心之明也四時變化先生之心之變

化也天地廣大先生之心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

先生之心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

而盡也圭峯圓覺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

貫無二致也嗚呼道盡是矣羲之乾堯舜之中孔之

仁曾之忠恕思之中和孟之萬物皆備老氏之谷神

釋氏之圓覺陽明之良知皆不越一心而已矣三代

禮樂孔氏詩書漢唐以來之事業釋氏之六度萬行

以至百工伎藝之作爲皆從神明流出所以撐持世

界點綴化工者譬諸花果枝葉而此心其根幹也顏

之克復孟之操存寡欲濂溪之無欲主靜伊川之敬

朱子全集 卷二十一 五

延平之觀未發老氏之常清靜釋氏之戒定慧皆所以體察於前保任於後者譬入達之衢人取一徑以求同歸而此心其家室堂奧也孟氏曰學問無他求心而已其單傳直指者乎象山曰宇宙內事卽已分內事其全提向上者乎曹溪五鼓入室啓五祖云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靜何期自性能生萬法嗚呼與象山之言又何相似也余自三十後公車挾册必及禪書並諸家語錄今老矣倦而思還乃今緝潛

溪集忽信得此心面目堪了平生大事因緣從此休歇動作無非本地風光慶幸當何如耶王心齋大成學歌贈羅念菴曰十年之前君病時扶危相見爲相知十年之後我亦病君期枉顧亦如斯始終感應如一日與人爲善誰同之我將大成學印正隨言隨語隨時躋只此心中便是聖說此與人便是師掌握乾坤大主宰包羅天地真良知自古英雄誰能此開關以來惟仲尼仲尼之後惟孟子孟子之後又誰知我說道心中和原來箇箇都中和我說道心中正箇箇

人心自中正常將中正覺斯人便是當時大成聖余  
媿不逮前人姑就所見亦以韻語系之曰生平天地  
之間今一範形而爲人全五行而秉秀今負萬類而  
擅靈佩父師之彝訓今服先儒之典文忽返觀而自  
得今迺獨悟乎此心心乎心乎空無片影淨絕纖塵  
力能轉物智可造形獨行獨坐今匪繇乎天地人不  
生不滅今曷見有去來今有時淵珠肆映今有時定  
水孤澄有時動關則勢迅風雷今有時靜闔則幽過  
鬼神大矣哉心本無形故形不可毀心本無字故字  
不可名妙空覺之極圓今何分乎識性之與精竟借  
百骸爲寓止今歷億劫如冬春唯主宰之在我今且  
隨時而運行寄逍遙於末俗今內築固於靈根譬神  
龍之變化今豈濁流之異青冥閱余年之旣老今睠  
帝則其如新敢張皇而說悟今比後覺於斯民

格物說 讀龍谿語錄作

陽明先生提出良知二字以明千古聖學一傳至龍  
谿先生橫說豎說無餘蘊矣唯是格物之解陽明傳  
習錄曰格物如孟子格君心之格但意念所在卽要



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卽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卽是窮理天理卽是明德窮理卽是明明德龍谿大學解義曰格者天然格式所謂天則也致知在格物者正感正應順其天則之自然而我無容心焉是之謂格物又云良知本虛格物乃實虛實相生天則常見嗚呼是何同堂而異指也愚嘗反覆叅之若如龍谿所云正感正應順天則之自然而無容心焉已是知至意誠境界是致知竟無工夫矣聖經古之欲明明德以下愈推愈內千里來龍結穴在格物一語而謂漫

無工夫可乎案格字訓詁至也窮究也晦菴之所宗也正也格樣法則也龍谿之所宗也止也廢格也遮格也與去字同義陽明之所宗也龍谿取此而不取彼者何也其源只因認物字爲物有本末之物不肯認做物欲之物殊不知古文中一字異解何啻什百而獨疑於此乎若依陽明之說格物只去欲存理四字盡之鏡去塵則自照水去滓則自清心去物則本然之明自見格物所以致知本自明白切近而故作疑玄之解者何也然則格致何以無傳曰傳在誠意

章中而不悟也誠意章不曰慎獨乎獨者匪他心也  
方寸之地也覩聞不到而物欲萌生於其內如木有  
蠹先宅其中央如水有流先伏於地底慎之在此正  
格之在此也於此處潔潔淨淨自然於到處了了明  
明知何所不致意何所不誠哉故以慎獨解格物可  
也卽以中庸首章補格致之傳可也不特此也人生  
而本無一物者人之天也格之久久而無物之天見  
焉是卽無欲之仁不二之誠也仁智同源誠明合體  
知孰致焉是義也龍谿錄中亦屢言之曰致知正是

去垢工夫終日行時只保此無物之體又曰良知唯  
無物故能盡萬物之變如之何不卽用是爲格物解  
也若夫聖凡不同工夫迥別觀之於天有時濃雲黑  
霧障塞太虛必藉疾風鼓盪然後還之清明者大賢  
以下之格物也蓋外而聲色貨利物也內而情識意  
見亦物也學問之講明師友之磨礪繇麤入細如薤  
草然無使一物根株潛伏於中而竊發於外易之閑  
邪詩之無邪孔之克己孟之寡欲宋儒之主敬常惺  
惺皆是也有時輕雲淡靄氤氳未幾廓徹無餘長空

萬里者大賢以上之格物也念起卽覺覺之卽無龍  
谿亦云卽此知是本體卽此知是工夫其以釋凝滯  
而反清明譬春風消凍不見有噓呵之迹譬良藥愈  
病不見有推盪之勞顏氏之不遠復濂溪之主靜延  
乎之觀未發皆是也然其爲慎獨一也其爲去欲存  
理亦一也信乎陽明數語迺徹上徹下之工夫也合  
而論之晦庵以至爲格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終  
身有格物而無物格其病爲支離使學者無受用處  
龍谿以正爲格正感正應順萬物之自然現前有物  
格而無格物其病爲玄妙使學者無下手處蓋兩家  
之說不同而皆舍內以言外故不能無弊千載而下  
讀大學中庸默尋心上工夫以幾聖域者舍陽明吾  
誰與歸哉

又跋

余作格物說或者疑之曰如子之言工夫只在心上  
則如兵刑錢穀千古大經大法帝王之講筵儒生之  
函丈所以窮至物理者可盡廢乎曰何可廢也不廢  
乎此而亦不恃乎此也卽如平天下章理財一事該

得天命民心而一个臣者人主用之選進百寮以生財散財之人也然以君心言之則理財用人皆爲末節何也有堯舜之精一工虞禮樂何患乎不成師濟有洪範之皇極八政五行何患乎不成燮理如或不然宋神宗之用王安石其於周官未嘗不講之精思之熟也然適足以亂天下此無他講求在事未嘗克治在心故也此所謂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者也雖今日開一局明日議一事於治道何有哉故格物者格之心格之意常使此心欲淨理明而家國天下不越以俟之而不惑者也

### 無物贊

余作格物辯悟見無物之體所謂一心之外更無他物者也向年曾以此語質諸費老和尚遂蒙印可又余三十時曾作禪偈云木魚無口也能言亦爲禪家所許可而余不覺也聊附記之以俟他日一心之外無他物臨濟棒兮德山喝一心之內無他物地無立錫兮貧到骨豈唯無物并無心明月蘆花

今何處尋豈獨無心亦無無玄關譬轉兮樹倒而藤  
枯然則畢竟如何石女善舞木人解歌且將錯兮就  
錯與萬物兮並作

理學名臣傳贊二首

白沙曰學以自然爲宗天命流行真機活潑自然  
之樂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心齋子東崖曰樂  
者心體不樂者非其體也竊謂非空不樂非覺不  
空覺卽知也所謂念起卽覺覺之起卽無也陽明  
提出良知二字順逆自繇當境緣棼起惡風黑浪  
中纔一提醒譬杲日出而魑魅消頃刻天清地明  
萬象欣欣自得矣比白沙靜中養出端倪更爲直  
截故述此贊以作現前受用三昧

鳶魚性空天淵境空以兩空故故得無礙孰爲廓清  
惟覺之功無礙之樂活潑周融

外空無物法空也內并無覺人空也心法雙忘涅  
槃當下陽明日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  
從無處立根基一了百當卽本體便是工夫龍谿  
曰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

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近豁因夢中垂示云隨  
物感通原無定執從是執念漸消其絕筆云善求  
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蓋良知無知要其  
理不出空覺極圓四字所謂易無體也太極本無  
極也陽明而下辯慧推龍溪末後一着近豁復不  
可及矣再述此贊以作當下究竟三昧  
如淨月輪必行空中以知致用以無立宗無知之知  
放下何物通乎晝夜太虛爲宅

大學士孔公像贊

崇禎戊寅夏杪建德孔公辭政歸里越六年而甲  
申之變天崩地陷公伏哭盡哀旦夕奄逝又八年  
士春以門下士獲拜遺像伏念公遭逢烈皇帝橫  
經殿上入直綸扉不可謂不遇不可謂不優然而  
天下大勢魚爛瓦解卒以垂白宰臣從死於薄海  
悲鳴之日者何也惟公爰立伊始烏程首之崖谷  
深峻莫敢自異比公首事則綿竹韓城實次之彼  
皆銜其才智釣竒爭進而公一往血誠不識機獲  
能久居其前乎嗚呼天將啓禍故賢者不任而任

者不賢此所以重爲公惜也士春待盡草間無能  
颺公未竟之烈顧誼不可辭迺援筆爲之贊曰

聖遠千年麟書再吐尼山之胤發祥秋浦維烈皇帝  
道邁三五納約講筵宅揆公府公奮厥心持顛扶危  
天子宵旰諷議以時前或尼之後或倚之豈不戀主  
進退施施公退六載廟社沉陸時多衰衣駕言空谷  
公曰大臣義從君國淚落呼天竟歸來日肅瞻圖像  
桐陰滿庭跡符高寄氣蘊精誠雲臺已矣箕尾長熒  
聖君賢相萬古日星

王瑞廷像贊

同館王  
邵之父

晉中瑞廷王公舊爲蜀之仁懷令去後見思有良  
吏風余雖未瞻公像竊喟然念四方多故其本在  
廟堂之上不及汲汲於養民而吏治日壞如公者郡  
邑間可多得耶遂承炳藜先生命而謬爲之辭曰  
一旅之政旣惠且和媿跡文翁氓獠戶歌蜀山麗碕  
公歸千里重趼從之願言孔邇昔漢守令起家三公  
古之擇相蓋取民功公不自爲而啓令子以相天下  
道亦如是

郝銘燕先生贊

同年郝傑之父

余讀先生傳終身以未得制科爲恨摩研編削瀕死不  
不休何其憊也蓋三代以下聖賢之學不明而士之  
奮身科目者進無以自期退無以自廣雖豪傑之士  
從風而靡固無怪然而先生讀書嗜古筮仕幾邑破  
家繕城守卒完民社歸而教其子君萬成進士君萬  
奉先生教侃侃思樹立以是益知先生爲人文學行  
義蹈籍流俗此豈一第能擾其胸中哉鄧君章之言  
曰天生俊士以爲人也學先定志然後求名先生之  
志蓋將起家制科欲以有爲而時命厄之白首於邑  
唾壺缺盡猶作曳足裹屍之想可悲也已

翁山愚大叅像贊

身旁畫一獅子又一  
穉獅子露首懷中

錦衣在躬素髮蒙首問公何爲髮鬚是狂蓋公生平  
三毒已降一慈能受夫以慈接物雖百千猛厲有不  
意消者乎是故手拊雛猊有馴無吼

翁棣岑像贊

翁氏在邑中後先登甲乙榜凡數十人獨棣岑兄以  
博綜之才伉直之性文鳴場屋族奉典型然而壯不



傳聞堂集 卷二十一  
獲售老且苦貧噫嘻此足爲樸岑惜者耶夫樸岑之  
研心二氏久矣至人之言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  
如坐進此道然則龐眉皓首儒衣而晏處者吾知其  
飛神御氣殆將朝碧落游化城而於此世界科名富  
貴何異鵙鷦之視腐鼠太虛之過浮雲

屈毓庵像贊

余年來善病夏秋間苦瘧痢良生屈兄投刀圭輒  
效因謂良生勉乎哉術益精爲德且滋大良生覽  
然曰惟屈氏累世業儒先人毓庵公苦志弗售晚

以學行聞鄉里而小子謬用術鳴無乃慝乎余曰  
不然士君子處世要當有濟於斯民而已矣今之  
經學起家者一行作吏貪如狼猛如虎歲殺人不下  
千萬而彼治業岐黃者顧能歲活人以什伯計  
繇君子觀之必不進此而黜彼也然則毓庵之志  
謂良生實光大之可也廼卽毓庵遺像而爲之贊

曰

聖賢之學本以及人天降喪亂孰圖我民誦說孔孟  
發丘摸金萬家之哭半通之綸猗歟先生衡巷幅巾

厥啓胤子假術行仁起其札瘥療其輦呻殊途同歸  
儒效彰明太丘之德再世彌新庶食其報爲公爲卿

周繭菴像贊

萬有芸芸以道爲宗道之所在雖纖而鴻昔聞橘叟  
亦云壺公茲繭菴者取義攸同厥有哲人安住其中  
探古今之幽蹟究元化之始終彼震澤浩淼七十二  
峯之寵崧會弗足帶芥吾太虛之室而又奚必曳杖  
而他從蓋優哉游哉坐磐石蔭長松但覺眉宇之際  
超然凌顥氣而駕天風

先文毅公像贊

先文毅德業文章載在國史不具論伏聞先中憲  
言文毅公軒昂魁偉疎髯秀目行長安道上下車  
輒隱數人一時班行望其丰采無不神傾氣奪也  
往歲閩中黃石齋前輩讀文毅公集嘆曰國家景  
運休明川嶽氣盛篤生偉人其剛方正大之象流  
形楮墨間直欲挾星辰而排河漢也後數十年來  
豈可復得哉茲者名賢像成敬爲追錄舊聞而系  
之辭曰

伊川先生集 卷二十一  
喬松摩天鴻鐘殷地肅肅我祖崇節偉志一疏綱常  
再疏國計後樂先憂道遠彌厲嗟我小子高山思企  
時世忽殊顯謀誰嗣雖則世殊三辰弗隊照映千秋  
浩然之氣丁酉仲冬朔旦孫士春百拜謹識

自題像贊 甲午

玉堂上第而曾不如桐鄉之半綸瓜田纍囚而卒不  
隨汨羅之忠竟槩其生平可謂上負君下負民然而  
九死百折庶全吾心唯此心之長存則可天而可人

又自題像贊 丁酉

忠孝留未盡之節經濟留未試之心詩文留未竟之  
業我有後人尚補其闕若夫儒之太極釋之圓覺道  
之金液蓋嘗學焉而未得其成也則自今以往雖老  
矣勤勤弗輟庶往來於靜裏乾坤而逍遙乎閒中日  
月

自題像贊 甲辰

以彼拙筆寫我陋形形如槁木筆少精靈然而有足  
取者頂華陽巾曳遠遊履玄裳縞衣肅肅棲止蓋將  
翱翔乎萬里長風而佯狂於五都塵市咄洗盡前身

纔有出路好做祖師門下人莫認東田老居士

不取和尚像贊

併書天童老人

現前一法不捨却道一塵不取因經劈脊鉗鎚故爾  
眉毛卓豎弟子持珠無言老人按拂不舉空山晏坐  
寂然不覺天花如雨

書箴

仲尼大聖時哉微服矧予不辰強食弱肉忍之又忍  
唾面奚忍守口降心聊以自牧

夜箴

昔人睡裏問主人公是義不然放下全空省爾三昧  
况今六通吾學無生睡夢之中

三教唯心銘

致知唯精依仁唯一慎獨爲功觀化爲樂完全乎此  
心此理是謂儒之太極

不留一物不捨一法無相實相何生何滅廓徹乎此  
心此性是謂佛之圓覺

杳杳冥冥恍恍忽忽常有藥靈丹結渾合乎此  
心此炁是謂道之金液

攝生銘王午病中

斷嗔斬慾謹食少讀靜休動養太和滿足道不濟時  
性不返覺人誰不死而死未得而神而形惟而自玉  
而呻而吟唯而自毒散慮逍遙坦步鼓腹天清日明  
萬化在目樂莫樂今無病爲福彼外來者焉知榮辱

保間堂集卷第二十五

保間堂集卷第二十六

虞山趙士春景之著

男延先孫男廷珪校

題跋 雜文

書念庵語錄後

讀念庵書大約爲主靜爲良止於二氏近胎息近枯  
木禪蓋陽明之悟龍谿之立得先生而下手歸宿歷  
歷然不啻如艇之可以適越輶之可以適燕也楊用  
修之論講學曰宋儒格物致知久厭聽聞良知及知  
行合一之說新人耳目如時魚鮮笋肥美爽口盤肴

陳味如嚼冰然久之依舊是鵝鴨菜蔬上也嗚呼彼惡足語良知哉如先生晚居石蓮洞不出戶三年事能前知所謂良知蓋靜極生明一點耳夫用修惡足以知之文人弄筆輕訾理性譬猶咏關雎而欲廢爻象此不學道之過也

書高忠憲集後

天啓丙寅先生死璫難先君子私痛之曰嗚呼先生而死於是乎先生德輝藹春陽心境湛秋水太和元氣與人無間使先生不以是死彼陰陽人事又烏能

死先生哉然而先生之言曰心如太虛原無生死又嘗謂少年不學老無受用事多苦拂意苦疾病苦老死益苦靜而見道此等苦皆無之然則湛淵之時內不獲身外不見水先生之靜境也入水不溺貌欣欣花香池影氣氤氳水居竹樓迥然觀化一巡耳若夫昭代學脉百年前多宗文清百年後多宗文成先生謂宗文清者實病易消宗文成者虛病難補故以敬律身以靜窺妙以中正用易以小學近思錄等書接從遊之士其斯爲考亭之功臣姚江之諒友歟

跋黃氏家藏經懺本

歲己丑予方讀印度諸品內弟黃文甫出所藏法華  
梁懺屬予曰先君子之遺也爲我識之夫予之婿黃  
氏者殆十九年而先宜人歿又一年別外父方堂公  
於吳門別之明年予方受館職寓京師公遽卽世距  
今十有二年外母張孺人壽考無恙予幸時拜堂前  
而公之墓宿草者屢矣手澤如新泣然淚下廼泚筆  
以記其後曰公姓黃氏諱儀立字叔叅號方堂大叅  
潤寰公第三子早歲爲諸生攻苦晚游太學旋棄去

居恒念家世舊事弗克振起未嘗不三嘆息也伯兄  
負官物破家代償季弟歿亟字其孤改葬大叅公隻  
手無難色視兄弟子如己子急人之憂規人之過雖  
勞怨罔恤蓋孝友篤誠老而彌摯可謂善人君子者  
矣公素奉釋典受婆羅門名號因謁先中憲於蜀便  
道登峨眉禮普賢觀雪山諸勝歸而結念化城求哀  
懺滌命家人之能書者繕寫成帙較讐頂禮精勤極  
矣憶予年二十時公與張孺人館予家塾恩勤備至  
洎公車十載公旬日中必再過予先宜人輒進隨時

膳飲笑言移晷率以爲嘗今猶如昨日事耳而滄桑如許予且瀕死荒村平生之言何可復得惟念法王經卷所在神物護持矧茲大字鈔本尤不易得其爲傳誦寶惜無疑因次公大概附載末幅以傳永永予之所以報公者庶在此乎廼書而歸之

題世學庵藏稿

鄧子肯堂輯其先世藏稿示余大約世更六七人系一詩雖如梓堂先生名重文苑屢得寥寥短章蓋其所亡失多矣然而上下百餘年蕭然容與於左圖右

書一篇一詠間流風弗墜則鄧氏之爲吾邑風雅宗可以想而見也顧余於梓堂先生竊有疑焉先生所纂嘉靖間常熟邑志蒼葭折衷具良史材廼有謂先生以修志故衆口彈射幾至殺身而其端乃發於虞山陳中丞中丞素號伉直何故牴牾如是間嘗繙閱原書見其於中丞之弟祭酒琴溪公附傳草草不假諛辭意者中丞之不嫌殆爲是耶夫琴溪公遭逢盛世以膺仕終身名俱泰不難坐而收賢士大夫之譽然先生直筆如是今去琴溪公百有餘年世故變更



士大夫面目畢見假令先生至今猶在執筆以議其  
後將又何以處我輩耶肯堂才華駿發趾美前人家  
乘告竣復有邑乘之思焉其以余言爲如何也蓋余  
讀梓堂先生之志有槩於中久矣故因肯堂之請而  
漫及之

跋張氏馳封執照後

余少時聞先文毅晚年有及門士張義卿相得驩甚  
文毅歿而爲神義卿一夕夢文毅辟爲掌記以死天  
啓甲子義卿先生孫雲翎諱履端舉於鄉公車之役

與余爲文字交學贍而才敏卒不獲售謁選得鄱陽  
令弘光乙酉徵入爲司城余猶憶訪君於雞鳴山旅  
次班荆話舊爰及時艱未幾南都奔潰君還里遂不  
起嗚呼世事沉淪人才抑沒痛可勝言耶今君之子  
嶽貢得馳封執照片紙謂國恩家乘於是焉在珍重  
不啻拱璧夫片紙棄置且不忍而忍使家門詩書之  
澤與時淪替乎惟君未竟之志發揚光大事在後人  
嶽貢勉乎哉余忝世誼爲述數語以埃之

書先大夫詩集後

先中憲以天啓辛酉入仕籍崇禎辛未歸自蜀中辛  
已捐館舍二十年間作詩不下二百餘首手自刪削  
存百六十首自辛巳迄今藏篋中者忽忽又二十年  
矣今季弟付劄劂士春手校再三伏見先君之詩其  
於鋪揚典禮感念世澤忠孝惻怛之思可以教他如  
渡洞庭上夔峽交游行役從容篇什無忝盛時遊宦  
然而五十以前詳於南廣之章五十以後寄懷詠古  
迺欲與巖栖谷飲者爲伍思其志意可以愾然而歎  
矣先是丁丑春謀梓前編有陳眉公先生序文今久  
失去士春淺瞽不敢妄稱先德但惟先君仕不廢學  
老猶擁書故所作詩源本風雅規樞盛唐以俟後世  
當必有知之者歲在上章因敦攝提之月男士春百  
拜識

書制策後

予連困公車兼苦疾疹每念若得一第但須作百里  
宰當效古桐鄉吏視一邑如一家年過五十便應拂  
衣歸研性命如此則愛利及人身心入道庶於此生  
出處無負丁丑禮闈榜發春風馬上猶是念也以故

退然無求傳臚之信劉陳兩君俱得之十七午前而  
予獨得之脯後也比拜恩入館事畢請之讀卷媚雲  
徐公始得當日進呈始末於十六日讀卷各官同輔  
臣環坐閣中自次輔以下事烏程如嚴師不敢私語  
初呈二十餘卷俱經烏程駁下及得予卷適烏程暫  
起入房乃先呈建德諸公俱云是可第一烏程出手  
繙一過指策中諭字云如何出格初不考策題如是  
蓋此乃祖宗之諭非皇上之諭也烏程意若有待頃  
之司徒某公以陳卷進乃爲躍然曰此第一前卷可

第二卽指予卷也又言兩策中少頌聖語畧不考頌  
聖係表體非策體也旣而得南昌之劉大年策尾綴  
伏願幾語遂擬第三而無錫之高次之吉安之劉又  
次之十七進呈烏程首讀陳卷丰儀旣整音復琅琅  
僉謂必無改置其次則淄川讀予卷建德讀南昌劉  
卷江夏讀高卷順德讀吉安劉卷時閣員五人讀罷  
聖諭以下卷止勿讀因將前卷睿覽久之拔吉安之  
劉居第一而陳與予次之高如前擬爲二甲傳臚南  
昌之劉置二甲第二微聞烏程鄉人有爲某請託者

然予本無過望又何心於先後間耶迄今御墨如新  
龍章猶煥回觀身世慚負孔多蓋當日得之意外命  
也其使予虛名居甲第之前而實事不獲隨古人之  
後亦命也今兩君一死一仕獨予頻死猶生念此寂  
寂將無爲兩君所笑意者初心猶在潔身養性不死  
牖下而死山中庶少追一二乎庚寅秋日識

書論樞臣疏後

戊寅五月傳諭九卿及詞臣編簡以上赴內殿給扎  
問時事既而戶部程國祥兵部楊嗣昌禮部方逢年

大理寺范復粹俱奉旨辦事閣中適建德座師去位  
會餞郊外同官劉晉卿意若憤之予時自念墨衰固  
非盛朝事然或者辭而弗就居諸臣之後猶可以謝  
聖明乎歸而與晉卿偕註籍既前輩石齋先生有召  
對語傳之未詳而知其吉服上任事甚確予乃奮然  
曰彼褻禮若此豈真羞朝廷無一言拄之者耶亟走  
晉卿寓言之晉卿初若無意聞予言則躍起曰是應  
言予歸而草疏次日爲七夕適有中表上舍以病辭  
歸爲經理行裝故僅得半稿初八早晉卿過予日疏

已上矣予憮然日後之哉萬一傳旨禁絕言者不惟  
負初心兼負晉卿矣迺卽於是晚繕寫畢次早雨甚  
詣會極門投進晉卿聞之笑曰趙年兄乃於雨中上  
辭官表耶是晚予將寓中書牘焚訖與晉卿相對俟  
命初傳聖怒不測再改票僅得降調同館有過予作  
擲揄語者予亦不顧旣各補幕職晉卿先行予出順  
成門仍領館中餞席然後就道予此舉情事業於疏  
尾明白入告若謂沽名及爲衙門爭閣員夫豈予懷  
耶然念當日疏武陵甚易今日謝武陵甚難若復不

死不隱長此濡滯成言具在寧無疚心庚寅秋日識

書奉旨回奏疏後

辛巳春襄陽失守武陵畏罪死江陵旣而義興再召  
議起廢籍凡及予名者六七疏最後臺中楊仁愿疏  
得旨令各臣回奏旣予回奏疏上復下部部覆奉旨  
准復館職予時居憂知天下大勢岌然不保卽吳中  
亦連歲飛蝗愁嘆盈耳竊竊私計謂凡兵孱餉匱西  
北無堅城東南無良吏其病皆始於人心先壞國事  
隨之蓋大臣不思報國而但作門戶之主盟小臣不

肯効忠而但急門戶之聲氣此非得揆地九卿公忠  
任事六七人者竭蹶於上其何能救若夫勢極宜變  
卽祖宗成法且不可沿而况其餘格套乎因於篋中  
擬管見數條妄意一旦望闈闔爐烟狂瞽之議少佐  
時艱卽不然留此空言於明主座側差可酬恩萬一  
然予復館職在壬午九月而予外除之期迺在癸未  
六月又以詞臣舊例守制還朝須滿三載始無易進  
之嫌徘徊之間遽及大故回顧疇昔懇懇愚忠誰知  
之誰訴之乎一番賜環念未展於分毫媿徒盈於千  
萬此所以重嘆予生之不幸也庚寅秋日識

題陳子緇白交臂圖

南浦陳子圖其小像一緇一白作離立狀以呈諸山  
堂頭和尚輒加鉗錘語刺刺不休或謂南浦曷不舍  
緇而存白乎是不然夫青門白社等屬化城圓頂幅  
巾均歸幻相余觀南浦性近太丘與物無迕處約味  
道晦迹同塵又何必是丹霞而非龐蘊乎昔王摩詰  
深悟無生而其自詠有夙世詞客前身畫師之句今  
南浦游戲點染一山一水皆從禪悟中流出吾烏知

前塵結習非卽所謂妙用神通者乎後之欲認南浦者是緇是白見月而忘其指可也

書黃檗禪師法語

乙酉避兵尚湖之西亟求安心法於古德語錄中竊見棒喝雖峻難接鈍根回互彌玄無裨初學壇經而下大慧而前唯黃檗一卷開人眼目真可使凡夫掉臂賢聖同行迺爲囊括成七字句以便覽觀焉

祇是一心無別法此心明淨有虛空不青不黃不垢淨於諸相貌無所取衆生著相向外求舉心動念乖法體使佛覓佛心捉心窮劫盡形不能得不如息念并忘慮無爲真佛自現前內如木石不動搖外如虛空不塞礙心自無心無無心將心無心却成有虛通寂靜妙安樂言語通斷唯默契本佛之上無一物圓滿具足無所欠三祇精進歷諸地一念祇證原來佛却觀歷劫來功用總是夢中妄作爲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更莫將心作管帶本來無物何用照凡人臨欲命終時但觀五蘊空無我真心無相

不去來生亦不來死不去湛然圓寂境一如直下頓  
了無拘係善相現前無心隨惡相現前無怖畏但自  
忘心同法界斯人出世得自在兀兀騰騰學道人縱  
橫妙用無心了善惡一切莫思量是則真名出三界

日用警語

偶讀晁文元七審溫公解禪六偈輒書日用  
數語粘之案頭隨緣警醒期於純熟庶身心  
間得大自在

克己以利生是名檀波羅閑邪能守正是名尸波羅  
敬敏作修持精進波羅是含弘而順受羣提波羅是  
息妄歸真空禪波羅蜜是轉物生大慧般若波羅是  
通脫不拘常波羅名方便廣大克擔荷是云願波羅  
堅剛敵魔燒是云力波羅圓明常了徹智波羅蜜是  
一念一事間具足十地法六度并萬行欲仁斯仁至  
不改凡夫身圓成三大士曷用苦談空何須立文字  
稽首十方師願我生生世世以此勤修行不怖於生死

山居答問

煙霞子閒居忽忽屢以入山爲言客曰山居之樂可



得聞乎煙霞子曰把茅蓋頭藜牀作座土甌熟胡麻  
之飯瓦爐藝栢子之香雜花蔣於堦前長松蔭於簷  
外泉鳴似珮山繞如屏朝陽湧於東岫晚霞明於西  
巘日出而作青巾布衲盥漱朝真朝罷則靜日中而  
食水邊林下拖杖徐行行已則靜日入而休濁酒半  
瓢微醺而止蘧蘧蝶夢聽其所之三鼓披衣矍然起  
坐村雞載鳴然後出靜自朝及夕止靜者三尼父所  
云仁者樂山仁者靜庶幾近之矣客曰靜中何爲煙  
霞子曰吾嘗聞止觀之說矣然吾所修有異於是始

也神馭氣聚而藏之則有形之形以固旣也氣載神  
昇而出之則無形之形以靈出入如環神氣交煉此  
道果成壽同龜鶴可也謂非得之山中者乎客曰山  
不深不可隱山不秀不可廬山不靈宜俗而不宜道  
山不陽宜釋而不宜仙且夫吳之包山浙之杭剡歙  
之黃江右之廬東海之勞楚之衡嶽武當秦之終南  
太華是中有洞天福地而中州以北戎馬蹂躪吾無  
取焉無以則踰五嶺泝三峽羅浮大面子將安歸乎  
煙霞子曰古之至人意有所向或眎雲際雀飛或聽

空中錫響然後止而栖焉然此皆仙佛非吾曹事也  
吾聞之沮則有溺向則有禽同志偕隱得其人始得  
其地茫茫宇宙何山可居以俟夫吾友而已矣客曰  
然則子行何日煙霞子曰未煉還丹莫入山今茲媿  
未能也雖然吾與子言念草堂興懷石室一番擬議  
便覺塵土肺腸爽然失去山靈貺我不已多乎又何  
怪余之夢想於斯也客去因書之以自勸焉歲甲寅  
三月下澣日書

東游紀聞

玉皇殿

大內玉皇殿成祖時建崇禎初年上欲擇隙地爲習  
射之所有旨撤像置城外天壇內內侍啓鑰而入大  
聲陡發將像前供卓震倒飛塵滿屋內侍相顧駭愕  
莫敢執奏像重甚不可搖動相顧無策遂用巨組三  
條拽之下座時卽有私語云恐上位將來不免旣闢  
射場上率妃嬪置酒殿中是夕風雨大作竟不能居  
天怒可畏如此大雅云赫赫在上理當不誣

乾清宮佛像

乾清宮梁栱之間遍雕佛像以累百計崇禎初一宵殿中陡聞樂聲鏘鳴自內出外望西而去三日後奉旨撤佛像置外邊寺院帝王之居百神呵護旨未下而神先去之豈上心一動實有感召變徵者耶此二事起於禮部尚書徐光啓之疏光啓奉大西洋教以毀斥神像闢去仙佛爲主上誤聽之故有此舉雖像設非古神或憑之記云洋洋如在慢神取咎可不戒歟

乾清宮獸吻

乾清宮上獸吻去地十餘丈一日煙出吻中霏霏如霧內侍梯而視之各有蚊蚋數斛自吻而出騰上丈許皇居上逼霄漢金莖沆瀣彷彿太清安得穢氣薰蒸變現此物耶

中元置酒

崇禎十四年中元日上同后妃幸後苑湖中置酒水殿內侍僧道兩班作法事施食放燈忽於空中飛大磚至殿前司禮大璫親至其處驗之聯飛至十七塊而止升遐之年數適符合可怪也哉

皇五子

田妃所生皇五子甫四五齡患痢劇甚一日忽語云  
老娘娘來僉謂是神廟妃某氏則又以手指空云九  
蓮菩薩來蓋神廟之母慈寧太后供奉觀世音以此  
自號上親來祝之語不可止時以乏餉故聞慈寧姪  
李皇親貲厚下獄追比方急亟下旨出之而皇五子  
竟歿妃因此茹素焚修上亦時時減膳於宮中作大  
齋醮蓋自是皇情少懌豫矣

熹廟

熹廟卽位後絕不知幾務爲何事終日作童子戲雨  
後同小璫下溝捕魚以至工匠等事無不做效爲之  
一日與小璫爲逃藏之戲忽發怒宣魏忠賢至命箠  
之坐未幾又復顧璫色喜思動矣大漸前幾日先帝  
跪牀前問安因言弟弟何瘦有保重之語忠賢遂隔  
絕先后分住宮內忠賢之速禍繇此夫忠賢不足論  
而熹廟行事如此高楊諸公以忠言取死何爲哉

已上六條勞山脩真庵邊內相言邈於京師垂危  
時受副提督之命據云宣府內監杜勲縋城而上

說降旋卽下去又張掖門守禦無人用命一內相  
親自焚火放砲砲裂向內焚死其言多爲同輩出  
脫恐未確故不敢詳也

### 天山僧

遼西金伏境內有天山唐征朝鮮時有軍人爲僧於  
此遼變時尚在楊會兩見之尚有當時軍牒可考其  
頂髮比羗毛齒細白如稻米狀常誦金剛經竟不知  
得力何在干歲寶掌何必來自印度耶

已上一條登州楊道人言楊本武弁初隸劉綎軍  
中繼在毛文龍標下領兵出關解前屯圍蓋曾三  
履戎行云

### 勞山下清宮

萬曆初憨山大師欲建東五臺於勞山相地至下清  
宮遂駐錫焉沉三清像於海中時慈寧母后信嚮甚  
至因藉內府力篋木礮石鼎建海印大刹垂成有山  
西耿道人投齋寺中齋畢欲懷餅餌以去厨下僧詬  
辱之道人口發誓言以必復道觀爲主遍訟之官府  
不勝遂走京師許奏御前神廟以毀三清像欲援子

弑父律坐慙山大辟皇太后力解之得遣戍方耿道人監禁萊郡時有道人神足張者早晨從勞山走二百八十里送飯獄中晚復歸山相傳此道人生平禮拜關聖一夕得夢云與汝一手指之力卒賴其力復海印爲道觀一觀興廢必有異人以相之未可謂二氏不靈也

已上一條勞山下清宮住持言

左蘿石

左蘿石之父以孝廉爲部郎其母陳氏係繼室知書明理蘿石幼時卽教以書史大義部曹卒有遺貲陳氏悉讓與前妻之子蘿石守制卧孝幕中三年不入內後筮仕作令陝西之韓城廉甚考選已擬部曹先帝特拔省垣其使北也在客館中註楞嚴南華各有成書又作詩若干首惜乎散失無考矣

保間堂集  
卷二十六  
孫甥錢興祖孝修氏同校

保間堂集卷第二十六終



